

履迹

去英国旅游，出于对马克思的敬仰，总惦念着找机会去拜谒马克思墓。然而，问了几家旅行社，只有安排去参观莎士比亚故居的，没有安排去马克思墓地的。无奈，只得请一位中国留学生带路。不料，年轻的留学生是学艺术的，没关心过马克思墓在哪里。当时又没带电脑。我凭过去的阅读记忆，仿佛马克思墓在海德公园。

伦敦是个公园城市，海德公园的规模非常大。南边连着骑士桥商业街，北边紧邻牛津街，西边挨着肯辛顿公园，中间还有九曲湖。我们兜兜转转了两个小时，也没有发现马克思墓。只看到英国人在绿草地上慵懒地晒太阳，或是精神抖擞地围着公园慢跑。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位知情者，才获知马克思墓不在海德公园而在海格特，我大概是被译音所误。

我们从伦敦拱门车站出发，沿着海格特山行进，穿过澳特洛公园，果然看到了海格特公墓的大门。进大门不远就能看到一座绛红色花岗岩基座，基座上安放着一个四英尺高的马克思头部铜像。这个铜像是前英国皇家雕刻学会劳伦斯·布雷德肖的杰作。基座上刻着两行金色英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下面镌刻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那天，去马克思墓地的人寥寥无几，马克思的墓地很安静。我向马克思铜像深深鞠了一躬，献上我特意从花店选购带去的一束红色康乃馨。

马克思的大理石墓穴里还安葬着他的妻子燕妮，以及他们第三个女儿爱林娜、外孙哈里·龙格和女佣人海伦的遗体。1883年，马克思安葬时的墓地原在一块杂草丛生的偏僻处，墓碑也十分简陋。令人费解的是，马克思这样伟大的人物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居然躺了73年。直到1956年，还是英国共产党集资购买了这里的一块像样的墓地，马克思墓才迁移至此。

马克思的大半生是在伦敦度过的。1849年5月，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于同年8月到伦敦，一直生活到辞世。马克思在伦敦住过多处，遗憾的是这些故居或被二战炸毁，或被拆除重建。现在留有标志的是索荷区迪安街28号。马克思一家七口曾在这座四层旧楼上租了两个房间，住了将近六年。现在这座楼房已被改作一家意大利饭店。临街墙上，市政部门安设了一块圆形的纪念牌。

马克思侨居伦敦期间的生活相当拮据。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他一家有时候贫困得连吃饭都成问题。

当时，如果不是恩格斯甘心牺牲自己，去从事他所讨厌的商业办事员工作，挣钱来接济马克思，马克思不但不能完成《资本论》的著述，反而会死于贫困。尽管生活极度艰难，马克思仍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1883年，当马克思的遗体被安放在海格特公墓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了充满深情的演说。他演说的结语是：“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马克思被西方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时成为畅销书。



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



梵蒂冈



罗马冰淇淋店

面孔

一踏上西班牙的国土，从海港城市巴塞罗那拂过的风里，便感受到了一股热烈之气，弥漫着一种与法、德诸国不同的“南欧”气息。口涂胭脂、肩披长发、脚蹬高跟红鞋的西班牙女郎巨幅广告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眼睑和体态中所折射出的似乎多是大胆而诱人的欲望、飘散在城市的上空。在许多人的眼里，这是一座充满童话与梦幻的城市，而在我的眼中，这又是一座充满征服欲望的城市。六月的巴塞罗那，天是蓝的，水是蓝的，就连地中海吹来的风，仿佛也是蓝的。宽阔的哥伦布广场中央，竖立着雄伟的哥伦布纪念塔，塔呈柱状，塔下则是一些威风凛凛、昂首怒视的雄狮，使人自然

红色的西班牙

而然地想起520年前的哥伦布从这里启航，发现新大陆的颇富传奇的历史故事，随之而来的便是对美洲的征服与掠夺，从而使西班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首都马德里，有两个运动场所最有气势，一个是斗牛场，另一个是足球场。斗牛是西班牙的国粹，斗牛士既象征着一种英雄，同时也意味着人对凶猛动物的一种征服，斗牛场大门前几尊巨大的雕塑，便彰显着人对牛的征服。随着近几年对动物保护意识的加强，巴塞罗那等城市已取消了斗牛演出，斗牛场已成为了一种陈迹。但西班牙人对足球的痴迷与疯狂却依然保存。

马德里皇家足球场为当今世界三大足球场之一。也许当晚

西班牙与意大利将争夺欧洲足球锦标赛冠军，足球场大门两边早已拉起了实况转播的大屏幕，在足球队队长卡西利亚斯的巨幅像前，男女警察们站在警车旁，正指手划脚地部署和商量着晚上的秩序维护任务。而在他们的身边，川流不息的行人正穿梭而过，他们或手持小国旗，或把国旗当披肩披在肩膀上，不论男女老少，个个喜气洋洋，容光焕发，似乎都沉浸在节日的欢庆之中。特别是那些一簇簇穿街而过的少男少女们，不仅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手中的小国旗，而且在身上的各个部位涂抹着象征国旗的红双杠，或脸上，或臂上，或腿上，甚至是自己的衣服上。最有趣的是一个只有二三岁的小女孩，瞪着一双大眼睛，白嫩的双

颊上也涂着红双杠，被抱在大人的怀抱里，也在莫名地挥着手中的小国旗，仿佛西班牙已经稳操胜券，志在必得似的。

入夜，马德里灯光璀璨，流光溢彩。西班牙与意大利的足球对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最后果然以西班牙的胜出而告终。马德里疯狂了！自发的游行队伍欢呼雀跃，大小广场上人头攒动，旗海翻滚，五光十色的焰火洒满夜空，犹如绽放的花朵……

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除了南部，西班牙的城市建筑多以红色或棕红色的颜色为主，红为热烈之色，恐怕这也无意中暗合了这个民族的性格吧。

本版意大利、梵蒂冈风景摄影均为屠春妍摄



心得

抓拍叹息桥

威尼斯有400多座风格迥异、千姿百态的桥梁，叹息桥是其地标桥之一。它建于1602年，设计大气、精致，整座桥的材料是采用白色石灰岩。桥是封闭式的，但桥的侧面镶有用同质岩石雕琢而成的八瓣菊花漏窗，桥上还有精致的人物、花样雕刻，拱桥梁下沿中间有个狮头雕像，其两边各有5个不同年龄性别、表情各异的人头雕像。此桥高高地跨越在水面上，连接监狱黑暗潮湿的牢房和威尼斯总督宫的刑讯室。

经总督判决死刑的犯人回牢房时在桥上透过花格漏窗最后看一眼外面的自由世界，都会由衷地发出深深的叹息，叹息桥名称由此而来。另一个有关此桥截然不同的传说是，在落日时分，情侣在此桥下，在贡多拉凤尾船上接吻，他俩就可获得长久的快乐和永恒的爱情。

如何拍好这威尼斯传奇的地标桥梁，又不雷同于已发表的画面呢？当我站在麦秆石桥上，面对这世界著名的桥时，并没有马上对它拍照，而是略微退后两步，仔细观察麦秆桥身两头的景物，我忽然发觉总督宫的墙角上有座岩石雕像，细细观察此雕像，发现它的立意还真与叹息桥有些相关：一个赤贫裸身的老汉，左手高举，抓着一串葡萄，但是被后面衣着楚楚的人抓了个正着，摆手示意不可以偷摘葡萄，老汉羞愧地垂首站立。好一个有意义的前景，我即刻调整站位，把此座墙角雕像与著名的叹息桥一同摄下，成了一幅引人注目又有些与众不同的叹息桥照片。

风情

隐秀椿山庄

椿山庄位于东京都西北部的目白台地，距离繁华的池袋、新宿等不过十来分钟车程，却称得上是“大隐于市”，掩映在一片苍天古树和朴陋的花草中，散发着怡人的雅静和岁月的气息。进得山庄门，没想到眼前竟是处古色古香的美丽园林。因为这里是日本青年男女向往的婚礼殿堂，所以大堂内特意置放了一株难得觅见的山茶树连理枝，来表达美好的祝福。穿过大堂，沿着石阶一步步朝下走去，更是让人赏心悦目，不由陶醉其中。

山庄占地2万余坪（约合7万公顷），园内山石高低错落，林木茂密葱郁，修径涓涓，幽幽隐曲。据说早在日本南北朝时期（14世纪中后叶），目白台地已是远近闻名的山茶花胜地，当时称为“椿山”，椿在日文就是山茶的意思。其幽雅的环境以及极品佳肴代表了日本庭园宴飨的最高水准。

如今款步园内，依旧可以看到处处古物史迹散在其中。石阶旁一块大石花纹斑驳，像极了一只大乌龟。原来它就叫作福龟石，采自山梨县深山中，上面的纹路是因长年风雨侵蚀，石背上质地柔润之处渐渐风化而自然形成的，据推算已历一万多年，真的是“神龟虽寿”啊。在它前方高近5米的十三重石塔则与织田信长之弟织田有乐有不解之缘。石塔底座雕刻着弥陀、弥勒、释迦、药师四方佛，系由数座层塔混合而成，其中部分属于镰仓时期。还有模

样憨态可掬的罗汉石、庚申塔、白玉稻荷神社、般若寺式石灯笼、五庆庵等也都是两百多年前的旧物，分别于上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移至此地。最值得一提的是椿山庄的标志性建筑三重塔，塔高16.7米，距今已逾600年。目前东京像这样级别的古塔仅存上野的旧宽永寺五重塔、池上本门寺五重塔和这座三重塔，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石阶旁是用竹子扎起的护栏，每隔一段还竖着石灯台，别有趣致。堑沟旁有两三名游人在一眼方形水井边汲水，椿山庄的水源来自东京西北的秩父山系，从地下涌出，成为园内的天然水池、瀑布和小溪。

经过布袋和尚、寿老人、惠比寿神等“椿山庄七福神”石像，来到无茶庵。无茶庵是专门供应荞麦面的食肆，石头的门柱，木制的门扉，布帘低垂，门前高悬一盏纸糊灯笼。我品尝过热汤荞麦面、竹屋凉荞麦面等，但这天的迷你怀石荞麦御膳却是头一回领略。整套菜式以应景的山茶为主题，量不多，却非常精致，从先付、刺身、煮物、炸物到主食特制梅子荞麦面还有甜品，一应俱全，其中先付（前菜）沙丁鱼干是加入梅汁煮的，拌上醋和味噌，配以菊花，炸物（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天妇罗）则是用伊豆岛出产的山茶油炸制，口味和一般的确有不同，格外爽淡和清香，在身后木窗和窗外浓密的绿荫衬托下，堪称是一次难得的视觉味觉和心灵三重享受。